



Yinian Rujian

一念如剑

◎ 宋文京 王一方 著 《书评周刊》编辑告白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Yinian Rujian

一念如劍



《书评周刊》编辑告白 © 宋文京 王一方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念如剑:《书评周刊》编辑告白/宋文京,王一方著.

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4.12

ISBN 7-5434-5630-3

I. 一… II. ①宋…②王… III. 书评—选集

IV. 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1928 号

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

网址: <http://www.hbep.com>

地址: 石家庄友谊北大街 330 号, 050061

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 石家庄华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30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 ISBN 7-5434-5630-3/G · 3664

定 价 1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志伟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-8641271, 8641274

邮购地址: 050061,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

(0311-7731224 E-mail: wtbooksell@vip.163.com)

做文章 磨文字

对待文章,各人有各人的看法,遇某客吟颂“文章千古事……”的佳句,无非要展露带着几分苍白的文人自恋,倘若某人只是因为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”的铭言就忽视这一桩手艺,自然也有些自诩。其实,说这句话的毛泽东也不是真的就轻贱“做文章”的功夫。所以,胡适之晚年寓居美国期间,与胡颂平闲聊天,评说当代文章境界,没有忘记给毛一个公允的评判。原话记不大清楚了,意思是说“共产党里头论做文章的本事,毛润之是最好的”。说起来,毛的大部分文章还都是为革命找理论,做鼓动的檄文,其“义理”自然与胡不同轨,胡看重的应该是超乎“革命”要害的文气、文质、文境与文采。有趣的是,后来毛被推上神坛,亿万人民朝夕诵读《毛选》,“大多数”人却是拣了“革命”精义,丢了“文章”精灵的。作为从那个时代“趟水”过来的“少数人”,毛挥洒的“革命”与“文章”都是青春的底色,同时代阅读生活里的马克思、鲁迅,后来阅读时尚潮流中的周作人、沈从文、孙犁、汪曾祺等等,其文章与文字的影响力都无法遮掩住毛的辉光。收罗在这本小册子里的东西,属于我的文字就难以切掉那条未必合时宜的旧“脐带”。想起来当时谋划要在《书评周刊》上开辟“编辑告白”的趣味追求,就是想要打磨一种“大白话”的

小文章，但“白话不白”，有几分见地，有几分从容，有几分隽永，还有几分精致；堂堂“公”理，窃窃“私”语；经得起推敲，耐得住咀嚼；三百字的篇幅，小“豆腐块”面积，三分钟读毕，三十分钟把玩，三小时回味。显然，理想归理想，实际是实际，到了版面运筹之时，难保不“踉跄”抢点，搜刮“涩”肠。后来，邀来文京兄加盟助阵，我则边写边退，三年未滿，心贫离阵。欣喜文京后来笔唤春风，一路酣畅。今又得亚民先生、子平先生青睐，镶版成书，心感念之。文字无味，却能纪念中年时分做文章、磨文字的诸多甘辛。

王一方

目 录

二〇〇〇年 / 1

中间路线/2 书营/3 月末结账/4 读者立场/5 有根/6 中众/7 独立/8 二度创作/9 说三道四/10 有珠无珠/11 死活/12 提速/13 有味/14 踮起脚尖/15 艳遇/16 久仰/17 爬上树梢/18 涟漪/19 奔走/20 茶满了/21 躺着的 站着的 /22 海拔 /23 竹竿打枣/24 思想的纬度/25 功课/26 “经普”/27 三境/28 白过/29 把水烧开/30

二〇〇一年 / 31

书评之想 /32 房子在房子之外 /34 假如鲁迅……/35 精神外遇/36 憋着/37 阿城说风月 /38 横排与竖排 /39 扎紧鞋带 /40 关系男女 /41 指月之手 /42 解决 /43 快哉 /44 上善若水 /45 村

上100%/46 驴子与鹦鹉/47 麦当劳
化/48 1与0/49 软硬是道理/50 大
学之大/51 书有相/52 大智慧/53
此心安处/54 设计不平面/55 书非说
明书/56 陈翰伯/57 不做浮油/58
赛先生/59 不读的权力/60 以什么制
什么/61 教化/62 书如友/63 电脑
与人味/64 “混账”与“胡闹”/65 经
济/66 旅什么游/67 张之洞/68 海
与书/70 月月书/71 专栏动物/72
透/73 看刊/74 农民/75 WTO/76
GE/77 相约明年/78 引路/79 心
事/80 摆谱/81 上汤/82

二〇〇二年 / 83

马年新张/84 土/85 红糖白糖/86 林
行止/87 说法/88 公民与阅读/89 相
遇和知遇/90 说与练/92 麦肯锡/93
收拾/94 竞合/95 素质/96 偷/97
大家来学/98 幾米与朱德庸/99 纳
什/100 善待永恒/101 新东方/102

体验经济/104 拓荒/105 BIBF/107
大学变化/108 张学良/109 小时了
了/110 托腮/111 坏消息/112 问世
间 情为何物/113 通人故事/114 倍与
半/115 孙犁/116 境由心造/117 数
学有什么用/118 奖/120 揣枕头/121
过来人/122 老房子/123 美食/124
熟悉与陌生/125 佳兴与人同/126 吃
功夫/127 自读其书/128 角度不
同/129 槟榔之想/131 厕身其中/
132 留白/133 阅读力/134 放下/
136 书卷气/137 自主张/138

二〇〇三年/141

不亦快哉/142 疾徐有道/144 不管
怎样/145 性情中“书”/147 情·
书/149 概念空心/151 梦想/152 决定
性细节/153 自矜/154 无意于佳/156
隔与不隔/158 手艺人/159 狂/160
城市如书/162 非非典/164 非典·经
典/166 忍与不忍/168 感染/170 山

在那里/171 共荣/173 五年未痒/174
坦白从宽/176 谁不误读/177 枪手捉
刀/178 黑与白/179 隐身平常心/180
大块假我/181 停下来/182 书中关
怀/184 中国/185 然而/187 计白当
黑/188 摆渡/189 书与非书/190 美
盲/191 懂/192 一飞冲天/194 硬道
理/195 势/196 刻舟求剑/197 票友
精神/198 通感/199 高汤/201 海不
扬波/203 失语/205 我自有我/206

后记/207

二〇〇〇年
ER LING LING LING NIAN



中间路线

编刊办报，各有主张，有人奉行“幕后主义”，有人喜欢趴在读者耳边絮叨不停，我们则想走一条中间路线，给自家留点报头版尾，说说办报的理念与体验，告知一些新的想法与做法。因而“编辑告白”今日与读者见面。这一期我们《书评周刊》新辟了“科学”版，头版也聚焦科普图书，细心的读者会从中读出我们“致力于沟通科技与人文”的旨趣，另一重考虑是，我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科技类出版物，应该有更宽的书评园地为其服务。除此之外，财经、法律、职业读物的评论也是我们希望加强的。因为这些书都与大家的学习与工作密切相关。

《书评周刊》若是拆开来想一想，常有一份自叹的感觉，可不是，“书”是出版社朋友们出的，“评论”是各路评论家写的，我们几位编辑只是按“周”搜集好书佳评，缀连起来奉给读者诸君。既然是大家的园地，大家就该都来关心它，写信、打电话、发“伊妹儿”都是好办法。各版编辑的名字与通讯方式都写在栏目的版面上，欢迎来信。当然，有得意的文稿，也别忘了我们。



书 营

俗话说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，仿其句式可胡诌出“铁打的书铺流水的书”“铁打的报馆流水的编辑”“铁打的版面流水的文思”等等，这些话都在揭示一个道理，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相对恒久的，有些东西则是转瞬即逝的，但事物是可以转变的，流动的东西也可以永恒，譬如好兵帅克就永远生活在人们心灵的兵营里。同样，好书、好编辑、好文章、好创意也会被大大小小的“筛子”留下来。再说报馆的人事与版面也是时常需要调整的，这样才会永远保持活力，这又应了另一句俗语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”。看来，民间智慧是不可忽视的。

闲话少叙。《书评周刊》2000年5月31日这一期的版面变化是一版打通栏目做成一个专题，力求把文章做足，避免太均衡，以至于什么话都说了，什么话都没说透。今后一版的安排可能会自由调度，但追求的目标不会变，一是想把“风骚占尽”，二是想把“文章做绝”。其实，我们自己心中有数，短期内难以达到这个目标，但不妨先定下来，就像跳高教练员，把标杆调高，以激发运动员的潜力，不然，一抬腿就跨过去了，岂不没有冲动，还不如趁早回家睡大觉呢。

为了更充分、更及时地为读者提供图书资讯，各版新辟了“编辑荐书”的栏目，这些书目可都是编辑部里“李冬宝”“戈玲”们顶着烈日跑书店抱回新书，又经反复推敲之后定下来的，是否具有眼力，敬请各位读者批评。

月末结账

经商理财，讲究日清月结，不晓得读书人是否也要树立起这种意识来，但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姓“商”，盘查清点一番当月的书市业绩实属本分，一者为书业留下几页倩影与雅账，二者可为读者朋友奉上一份啖书的“菜单”，一张阅读的“地图”，对出版策划人来说，也是一面“镜子”，如果大家都认可，我们预备每月一结，形成惯例。不过，说与做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盘点之中方知书界真不简单，头绪繁复、沟壑纵横，实不是一阵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就能完成的。书市近距离的观察、扫描，书情报告之余，还需有理性“缝缀”，还需作远距离的思考，让读者诸君能在对版面的数目“扫荡”之后，也能勾起几丝入心的牵挂。好在2000年6月7日这一期头版文章《六月读书天》作者赫连城先生译过书、办过刊，还卖过书，嗜读自然不在话下，而且还有读到好书就夜不能寐，非得记下所感、所悟的好习惯，当然“片面”“误解”也在所难免。有持相对主义立场的学者常会抬杠，宣称“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，所有的宏观把握都属片面”，我们也无话可说，而智慧的读者也明白“片面”可能导向“深刻”，“误解”可能走向“创新”。令人遗憾的是好文章又总是“大地主”，只好将许多朋友爱读的“一周观察”挤到“下一期”去了。

读者立场

编刊办报，当时刻怀揣读者，有报界朋友称之为“读者路线”或“读者立场”。但细细琢磨，心中有读者，立场没问题，却要问明白是哪一个“读者”，是编者心中的“读者”（商业上称目标市场，即读者群体，亦是抽象的读者）？还是阅读生活中活生生的老张小李（具体的读者个体）？笼统地讲，两者都重要。但就激活效益而言，“老



张小李”们的作用更大。说到这里，当提起上周（2000年6月）的一件事，武汉读者罗炳阳先生给我们寄来了一封长信，不仅对最新一期周刊各版的题与文做了逐一点评，还对报纸的栏目、立意、风格、趣味做了悉心的指点，令编辑部里的“李冬宝戈玲们”雀跃了一番，也冷静清醒了许多。罗先生的评论是到位的，批评是中肯的，如“把读者的评论安排在中缝”有大不恭之憾，我们已作了改正。今后，报纸中缝以新书资讯为主，杂以专题书单、冷门书信息，读者书评择期刊发正版。至于设奖吸引读者评报一时还难以操作，其实，我们收到读者来信每每赠以与书有关的小纪念品聊致谢忱。

有 根

报纸属短媒，是人们斜靠在沙发上享受的文化快餐，人们于餐便后翻翻版面，浏览一下标题，啜口清茶，顺手一掷。只有遇到眼睛为之一亮的好文章，才奋然起身挪到书房里去细读。而我们的一点私念就是想要成为让读者“奋然挪身”的报纸。这年头，电视频道越来越多，网上风景越来越出彩，人们心头的躁气日益高窜，而要克服这种“虚火上炎”症，还应该多读一些有“根”的文字，一则对工作、学习有益，二则可以长一点“慧根”。但读有“根”的东西多少有些“累”，必须使点劲儿踮起脚尖才够得着，我们的工作便是与读者分担这份“累”，往读者脚底下垫上几块砖，使大家虽累犹乐，而不是帮闲添躁，让肥皂剧、明星逸闻将人们又拖回沙发。用心实在有些“险恶”，但作为当下为数不多的书评报刊之一，我们还必须一如既往倡导有“根”的阅读。当然，版面是可以调度的，要努力做到“轻”“重”相宜，“咸”“淡”适中，这是一种艺术。我们讲有“根”，并不能偏废花叶的精彩，因此，适度的休闲性、娱乐性也是必要的。翻来覆去说了这番话，恳请那些真诚批评我们的朋友绝不要误认为本报“刚愎”。

中 众

编报节奏如狼奔豕突，但周末偶尔还可陪朋友喝啤酒聊天。喝啤酒本是件轻松的活儿，但桌子对面的朋友成心不让我辈轻松，时常甩出一些坚硬的问题，问得我辈直发噎。譬如“办给谁看？”大众？中众？小众？沉思片刻，笑而不答，继之顾左右而言他，但心中不得不做出选择。中众立场是适宜的，因为大众的焦点在广场时尚，非我辈读书人可追及；小众趣味在象牙塔，又与办报的普适性相离；选择中众则可以在雅俗之间荡秋千，有一些精神家园的认同感，又不乏“朝秦暮楚”的新奇感，还吸附同好“橱窗”驻足的挑逗感，三两争执的发泄感……若能团结一批“半调子”，锣鼓之后还能唱起一台大戏。但表起态来，仍然还是“为大众呗”，对桌的朋友眼睛里闪出狡黠，甩出一句“这年头，读书这档子事还只配是中众文化”，我只好无言。

本期（《中国图书商报·书评周刊》，2000年6月）我们聚焦于中学里的爱情教育，想来定会招致不少批评，毕竟文中的见解一时还难以见容于主流话语。但多年以前，我们就早已震慑于平克·弗洛伊德在《墙》中所描绘的学校机器，那流水线式的教育操作在不断制造着一批批标准规格的社会螺钉。螺钉是钢铁铸就的，然而，我们渴望的却是血肉。

独 立

由读者的信件与电话中，我们终于得知：“编辑告白”这副新面孔已渐渐地赢得了读者朋友们的认同。当然，也有些爱之深、故责之切的意见更让我辈获益良多，在此就一并拱手谢过了。还有些朋友来信质疑，说是读了我们由“告白”而“张扬”出来的办报方针——尤其是“独立书评”一项——诚然可爱，但在大市场的背景下，却总难保不落个素衣淄尘的将来。

的确，这位朋友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，但在我们而言，这“独立”二字实在是分量不轻的，它是来自老一辈报人的薪火相传。如果我的印象不错，国内报业中率先提出“独立”这一概念的是创刊于1932年的《独立评论》，胡适、丁文江等人皆参与其中。他们怀着赤子之心，立论不偏不倚，不迷信权威与成见，用出自责任感的笔墨直抒胸臆。他们之间最激烈的争辩都是友善的，因为他们都有着宽容的胸怀，既可求同，也能存异。如今，火种是传到我们的手里了，追想当年，更觉得前辈风范，令人陡升高山仰止之心。所以，就算是久居京洛，我们也会仔细护着这火，不让它熄了。

赫连城的综述文章《七月流火》又在头版（《中国图书商报·书评周刊》，2000年7月5日）与大家见面，文中讲了几个当红的话题；而在三版，一篇头条文章做的却是“三岛由纪夫”这样一个太熟的题目——要知道，“画到生时”的感觉不是轻易能体会得到的。